

闪光的日子

■杜善国

广阔的目光眺望远方,洋溢着青春气息。

斯人远去,情难忘怀。多少年来,李维国常常挤出时间到雷锋墓碑前献上一束野花。雷锋生前用过的物件,恒久地留在李维国的家中;帮助家里翻地用过的铁锹,挑水用过的水桶和扁担,写日记时坐的凳子……生活一页页翻新,在李维国的精神家园里,雷锋化作一盏灯火、一座丰碑,“永远不会忘记。”

二

因为李维国的哥哥结婚,雷锋和乔安山被村里调整到刘东林家住。他们相处的时间并不长,但亲近得像一家人。有一天,雷锋把自己珍藏已久的几条红领巾,送给刘东林活泼可爱的儿子刘彩军。懂事的刘彩军心里像吃了蜜一样甜,把红领巾当成宝贝好好收藏起来,舍不得戴。

1962年6月20日,因为刘东林家要办喜事,雷锋和乔安山再一次换了住处。走的那天,一家人依依不舍,刘东林的妻子想要一张雷锋的照片留作纪念,可是雷锋当时没有照片。左右为难之际,他忽然想起战友刘兴华有一张自己的照片,便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去找刘兴华。

“赠言不用改了,我姓刘,房东也姓刘,我们是一家人,一家人就不说两家话了。”听雷锋说明来意,刘兴华爽快地答应,“但我有一个条件,将来你再照相,一定补赠给我。”

就这样,这张照片一直保存在刘东林家中,照片背面的题字是:“赠给刘兴华战友:让我们互相帮助,共同进步。雷锋,1962年2月11日,赠于抚顺。”

时钟嘀嗒,穿透岁月。雷锋的名字温暖着刘东林一家人的心灵,美好的记忆在那张照片里流淌。

1962年8月15日,晨曦缓缓揭去村庄的雾纱。雷锋收拾妥当,与战友们出发了。驾车出村的路上,与刘东林相遇,雷锋像往常一样与他谈笑寒暄。可是谁也没有想到,这是他们最后一次相见。

惊悉雷锋殉职,刘东林夫妇怎么也不相信,早上还热情打招呼的雷锋,就这样走了。两人带着孩子来到村口,不停地向抚顺方向张望,期盼着那辆熟悉的苏式嘎斯车能够再次出现在村口……

三

下石碑山村有位耄耋老人,时常抚摸家中墙上的雷锋画像,仿若在与雷锋倾心交谈。老人深邃眼眸里,始终印刻着雷锋朝气蓬勃的面孔。

他,就是雷锋在下石碑山村相处时间最长的房东——艾荣普,村里雷锋故事义务讲解员。多年来,他激情满怀地融入学雷锋活动的洪流,用发自内心的热爱传承雷锋精神。

绿树掩映的小院,坐落着两栋茅草屋,北面那栋右侧一间里有一铺土炕……当年雷锋住在这里的一切,定格在老照片之中。如今,艾荣普家的茅屋已被红砖青瓦房取代,家中墙上挂满雷锋的照片与画像,柜子里摆放着与雷锋相关的资料,宛如一个小型纪念馆。

清晨,金色的阳光透过窗棂,照在炕前的雷锋铜像上。艾荣普起床后的第一件事,就是拿起干干净净的毛巾擦拭一遍铜像,“我那时就和他们住在一起,乔安山住炕头,雷锋住炕梢,我

睡在他们中间。”

睡在一铺炕上3个年纪相仿的年轻人,很快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。得知艾荣普也有个从军梦,因为家庭成分的特殊原因没有如愿,心里拧着“疙瘩”,雷锋对他说:“大哥,你千万别灰心,要往前看。咱都多吃点苦、多做点工作,不图回报,听党的话,永远跟党走。”

遇上知音,笑容重新出现在艾荣普的脸上。一声声“大哥”,在艾荣普心底回响了一辈子。雷锋带给他的不仅仅是热闹和快乐,更有奋勇向前的人生态度,仿佛为他的胸中添了一把火,点燃追求美好生活的热情。

艾荣普始终奔跑在奋斗的路上,无论是当农民还是当大队技术员、公路养护员,样样干得出色。1998年秋,艾荣普光荣退休。他没有丝毫犹豫,当起村里义务护林员,常常天不亮就出发,埋着头、顶着风,蹒跚向前……每一棵树、每一段渠、每一方土都被他记在心里,乡亲们说他是“村里最像雷锋的人”。

“兄弟这个人,正!正气,正派,正能量。”艾荣普如此描述雷锋。他饱经沧桑的脸上写满故事,身患重病依然目光炯炯。

四

村里上了年纪的人都说田秋不是雷锋的房东,田秋却坚定地认为自己也是雷锋的房东。争论起来,田秋眼中噙满混浊的泪水。

当年,田秋的母亲身体不好,家里生活困难,却对雷锋十分关心,处处照顾。雷锋待老人如亲人一样,拿药帮她治冻疮,烧热水给她洗脚。每当连队改善伙食,雷锋常把好吃的饭菜省下来送给老人。

雷锋与田秋如兄弟一般亲近。两人坐在炕头,一次次推心置腹地沟通交流,温暖的友情在田秋心间荡漾。他不再抵触家庭生活的穷困,不再畏惧文化学习的艰难。

离开雷锋的日子里,田秋以雷锋为榜样,按照雷锋说的“学好知识、用好知识”去做,把书本放在床边,没事就学习,有不懂的就像小学生一样请教别人。

内心充满希望,便有了新的出发。无数个日子,田秋在呼啸的北风、簌簌掉落的雪花的陪伴下挑灯夜读,向难而进,向新而行。通过坚持不懈的自学,他走上中学老师的岗位。为了把学生教好,他及时梳理能力清单、重建知识框架,像蜡烛一样燃烧自己、照亮他人,迎来桃李芬芳。

“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,是遇到了雷锋。他给了我走出困境的勇气和力量,让我能从容走向新生活。”说起雷锋,田秋的眼眶湿润了。

打开时间的折页,下石碑山村许多白发苍苍的老人,步履蹒跚地行走在街巷之时,仿佛觉得雷锋仍然像当年那样微笑着站在面前,向他们招手,和他们握手,引领他们穿过雾障,勇敢地向前行走,迎来春回大地。在老人们看来,他们都是雷锋曾经的房东。雷锋在他们心中永远是乐观的、充满阳光的,就像诗中所写的那样:“他永远像早晨那样清新,欢欢喜喜又匆匆忙忙,经过他身边的岁月虽短,那每分每秒啊,都带着他的体温,永远在发热,放光!”

国防纪事

间养浩然之气。故戚家军帐中,既有刀剑交鸣,亦有书声琅琅。将领们目光如炬,心怀乾坤,将个人得失置之度外,一心只为戚家军的旌旗能够高高飘扬。诚如所言:“不谋全局者,不足以谋一域。”

何为艺?那是军事技能的坚实保障,是冲锋陷阵的底气。戚继光晨起挽弓,暮归演阵,铠甲上的霜痕与汗渍,铸就了他“三箭退敌”的威名。他深悟,将领固然以指挥作战为主要职责,但自己军事技能不精,校场之上如何教授示范?各种兵器、火器如何最佳组合?战阵之中如何身先士卒?这些将领与兵戈同呼吸的执着追问,自然要靠将率领先垂范来回答。“欲为全才之将,凡种种武艺,皆稍习之,在俱知而不必俱精。再须专习一二种,务使精绝,庶有实用,庶可练兵。”这就是戚继光的答案。

德、才、识、艺四个维度,立体且丰满,这幅戚继光眼中的将才画像,其实也是他的自我写照。如此,戚继光才能带领戚家军以锋利的剑锋和坚实的盾牌,扫平倭寇、镇服胡虏,守住大明王朝的海上门户,书写军事史上的传奇。

何为识?那是学识沉淀的智慧光芒,能在复杂局势中指引方向。戚继光的甲冑浸润着书香,他“上马击狂胡,下马草军书”,督促将领读儒家经典明大义,阅史书知进退,在青灯古卷

“一碗水”的回响

■刘励华

游击战争,建立根据地,开辟新苏区,配合中央红军战略转移。

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,红军川南游击纵队依靠党的领导,发动群众,开展积极主动的游击战争。几个月时间里,他们在敌重兵驻防的川滇黔边区穿插迂回,与数倍于己的敌人周旋,有效牵制和打击了敌人。

1935年5月,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北上,川南游击纵队与黔北游击队在四川叙永朱家山会师,合编为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。新组建的游击纵队在川滇黔边区特委领导下,更加坚定地同敌人展开战斗。7月中旬,游击纵队在云南扎西与四川兴文交界的长官司驻防,行进中被数倍于己的敌军包围,政委徐策为掩护纵队突围,光荣牺牲。

1935年9月,游击纵队从兴文一路东进,攻占永宁河中游重镇叙蓬溪,前锋直指纳溪、泸州。川军慌忙调兵南北夹击,游击纵队避实击虚,开赴贵州境内的“一碗水”,拟到此地建立新的游击根据地。不承想,游击纵队的战略意图在行进中暴露。川军边防第二路军司令穆肃中,派出所在部队战斗力最强的1团1营,会同叙永县团练大队,偷偷尾追游击纵队。同时联系赤水、合江、古蔺等地驻军合击,妄图在“一碗水”围歼红军。

9月23日,游击纵队收到川南地下党送来的敌情通报时,发现冲在最前面的敌人已抵达大石母场,距离“一碗水”仅8公里。司令员刘干成判断,敌人次日将通过大坎坡向“一碗水”方向进发。于是,他放弃原定计划,收拢部队,决心利用大坎坡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,布下口袋阵,狠狠打击敌人。

9月24日早晨,天空下着小雨,敌人踩着泥泞山路,向“一碗水”逼近。来到大坎坡上,狡猾的川军营长谢麦地发现地势险要,疑有伏兵,于是派先遣班前出侦察,大队人马缓行跟进。当敌先遣班沿着陡坡艰难地爬到大城门前沟沟口,只听红军指挥员一声“打”,一颗颗子弹射向敌人,敌先遣班全部被消灭。

山上突然响起的枪声,令爬至大坎坡中段的谢麦地大吃一惊。他急忙指挥部队往上冲,不料,一颗颗手榴弹从天而降……山间响起嘹亮的冲锋号声,200多名红军战士从丛林中一跃而起,手持大刀长矛冲向敌阵。敌人吓得魂飞魄散,抱头鼠窜。

为实现这一战略意图,中革军委决定建立中共川南特委,在川滇黔边区组织开展游击战争。同时,从红三军团选拔一批干部和战士,与地方党组织早先成立的叙永特区游击队会合,组建红军川南游击纵队。游击纵队的主要任务是:在川滇黔边区牵制和打击敌人,开展

斗转星移,岁月如梭。“一碗水战斗”已过近90年,这里早已改了地名,但从石穹溢出的泉水依然清澈如初、滴答作响,仿佛在向人们讲述红军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。

当地群众告诉我,如今“一碗水”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,吸引四面八方的人前来接受精神洗礼。当地人民不忘先烈遗志,自觉弘扬红军精神,用智慧和汗水建设幸福美好的家园,以昂扬斗志奋进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。

斗转星移,岁月如梭。“一碗水战斗”已过近